

·福州部队短篇小说选·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福建人民出版社

7.7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 福州部队短篇小说选 •

福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福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9/16印张 100千字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800

统一书号：10173·144 定价：0.31元

目 录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毛小榕 (1)
闪光的青春·····	孙得俭 (9)
班长和诗·····	张鲁滨 (17)
“快一点儿”班长·····	王 丛 (24)
听声打鬼·····	王丛、张世东 (30)
家信·····	朱为杰 (33)
“傻”爸爸·····	李安东 (45)
军长和小兵·····	肖三洋、陈志荣 (55)
阵地战·····	林微润 (62)
雪夜·····	毛小榕 (76)
战士·····	施建平 (87)
还在急行军·····	廖开助 (91)
海岛教师·····	林微润 (96)
母亲的思念·····	叶剑凌 (103)
密密相思林·····	王炳根 (109)
火把山·····	张鲁滨 (122)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毛小榕

文婷从昏迷中慢慢醒过来了。

疼痛，难熬的疼痛，就象谁用烧得灼红的钢针在悠闲地挑着她的伤口。“这是在什么地方啊？”蒙胧中，她觉得自己似乎是躺在一条摇晃的船上——仿佛这是故乡采菱的小木盆，在湖塘里摇着摇着，她双手浸在湖水里捞菱角，哎呀，怎么这么热呢？口渴，头昏，她捧起湖水，却怎么也喝不到，难忍的渴啊！快摇回去吧，妈妈在家里等着我……奇异的幻觉使文婷仍然处于半昏迷状态。

“砰！”一声尖厉的枪声从山谷中呼啸而过。她完全清醒了。第一个清晰的念头掠过她的脑际：“敌人！”她咬着牙支撑起身子，腰部一阵剧痛，使她又软瘫在荒草之中。文婷望着天上眨眼的星星，北斗七星的柄斜指在残冬深蓝色的天幕上，那是新四军北移的方向，长江就在那里，那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前方。星星在跳动着，变成无数的小光点在她眼前飞舞着，她哆嗦着，冷汗沁出来了，顺着额角上的乱发冰冷地流了下来，流进了她的嘴角。她贪婪地舔着，舔着，一阵山风吹过，给她带来了丝丝凉意。她想起了家乡满塘的莲藕，想到了妈妈亲手熬的凉粉，想到了清碧碧的溪流，想到了家乡成片的毛竹林以及竹叶上滚动着的晶莹的露

珠，此刻，要是能喝到一点该多好啊！她摸到腰间的水壶——轻飘飘的。水壶底开裂的弹洞告诉她，水，早就没有了。她抚摸着水壶，感到有点欣慰，要不是它，那颗子弹可能让她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失血的干渴，使她伸出手去拔身边的草，放在嘴里咀嚼着，残冬的枯草只有一点苦涩味。竟嚼不出一点水份，她只好吐出草根，沉重地闭上眼睛，把脸贴在冰冷的石块上。多么舒服呵！她的手又慢慢伸向身后摸去——

“呵！电台呢？！”她的心骤然紧缩，伸出手在四周摸着，手指触碰到的是：散落着的弹壳，炸碎的木块，松软的焦土，沾着鲜血的荒草……电台呢？文婷双手抖动着，抬起头，极力睁开双眼，抓住身边炸得剩下半截的一棵小树，艰难地站了起来。她向远处望去，山谷里到处是冒着余烟的弹坑，弹坑边沿散乱着支离破碎的枪枝、木箱或驮架子。微微的星光下，牺牲了的同志的遗体同敌人的尸体混杂地躺在一起；贴着地面卷过的风，夹带着浓烈的血腥味、硝烟味，朝文婷脸上扑来，而电台仍然看不到。

文婷尽力回忆着负伤前的情景，剧烈的疼痛，使她的思路几次变得纷乱起来，她努力地思索着……

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下向外突围时，她为了携带这部电台，行动很是困难，同志们都担心她带不动，要替她拿，都被她拒绝了。她说：“这是同延安联系用的，只要我不倒下，我都要带着它走！”弹雨中，许多同志倒下了。她怒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敌人碉堡里吐出的火舌，恶毒地舔着突围的同志。在这荒凉的山谷里，要躲过敌人的子弹是不容易的。她迅速地绕过石头，跃过山沟向前冲去，电台紧紧地用背包带绑在背上，沉重地压迫着她。军帽早已在突围中丢失了，

短发被汗水贴在额头上。突然她感到腰部被狠狠地捶了一下，她倒在了荒草中，短暂的麻木使她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染在荒草上的鲜红的血，使她知道自己负伤了。剧痛在蔓延开来，她的牙齿在打战，耳朵在鸣叫，“我冲不出去了，难道我就落在这帮背信弃义的反动派手里？难道我的这腔热血就不能洒在抗日的前线了吗？”她试图爬起来，但负伤的身体却不听使唤。机要科的一位同志弯下腰抱起了她，要背她走，她艰难地解下电台，喘着说：“我，我是不行了，你背我，两个人都冲不出去，为党负责，你一定要把电台带出去！”片刻的喘息后，她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哆哆嗦嗦地放在那位同志手里：“这是我的党费，把它交给党。”那位同志的泪珠一颗颗地落在她的军装上，她抬起手抹去对方成串滚下的泪水，用微弱的声音说：“同志，别这样，革命流血不流泪，到了抗日前线，请替我多发几份报捷电文……”剧痛，难忍的剧痛使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文婷靠在半截小树旁，断断续续地回忆着，一颗悬挂的心放下了，电台带出去了！两道细长的眉毛舒开了，苍白失血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她解下一条绑腿，困难地从棉衣里挑出一些棉花衬在手帕里，包扎着腰上的伤口。冷汗又沁出来了，手里的每一个动作，总牵着脸上的每块肌肉，她咬着牙绑紧了伤口，试图站起来，但是还没等她抬身子，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小树旁。

文婷第二次从昏迷中醒来了。

她觉得压在胸部下的手似乎碰在什么硬东西上，文婷迅速地坐起来，连她自己也被吃了一惊，剧痛居然扔在了脑后。她的手伸进上衣口袋——一本密码本还带在身上，她懊恼极了，“怎么没把它交给同志？！”她咬着干裂出血的嘴唇，

掏出了小本子，一页一页地撕着密码，向嘴里填着，柔韧的道林纸在干燥的嘴里转动着，她觉得不是在嚼纸，而是在嚼着质地坚牢的家乡织的土布。她费力地嚼着嚼着，腮帮因咀嚼而酸痛起来，有几次她的嘴僵硬了，竟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嚼动；有几次她咬到了自己转动不灵的舌头，鲜血浸着纸团，那么腥咸。每嚼一口，纸团似乎是坚硬的碎骨片在嘴里磨着，干渴使她几乎要呕出纸团来。她用颤抖的手捂住嘴，强迫自己嚼着：“这是党的机密，不能落在敌人手中。”她费力地一口一口地咽下了纸团，纸团在喉咙里缓慢地下移着，梗塞在胸口。“要是有一口水该多好啊！”她微张着嘴喘着。当她向嘴里塞完最后一张密码时，她精疲力竭地躺在了小树底下。

“砰！”又是一声冷枪。远处隐隐地传来敌人搜索负伤新四军的吆喝声。多么残酷的环境！文婷不能躺在这里束手就擒，她要冲出去，要回到同志们身边去，要走向抗日的前线。

她在冬夜里爬着，荒草在身下“簌簌”地响着，折断着；乱石在身下滚动着，发出“咯咯”的声音。血凝的伤口因身体的移动又开裂了，鲜血渗出棉衣，膝盖和肘部的棉花绽了出来，挂在尖利的石块上，沾在干枯的草蔓中。她咬着牙爬着，爬着，伸手抓着前面可以勾着的物体，双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借着手的力量，将自己不听使唤的身子向前拖着……

猛地，她的手抓住了一个软软的东西，似乎是人的手！她借着微弱的星光辨认着：青灰色的军装，左臂上浸着血迹的“新四”臂章，呵，是自己的同志！他卧在一只炸开的木箱上，沾满鲜血和泥土的右手紧紧地握着一颗手榴弹，肿胀

的小指上紧套着几个拉火索的铜环，拧在一道的眉毛下，双目微睁着，似乎在看着木箱里的什么。她向木箱望去，一面红旗的旗角露在木箱外，在这响着冷枪，刮着寒风，飘着硝烟，到处弹痕的战场上，这只旗角在微微飘动着。文婷觉得创痛顿时减轻了许多。她爬到这位同志跟前，似乎怕触痛他的伤口似地，轻轻地扶起他的左臂。她揭下了那块臂章，反过来看着上面标名的部队番号及牺牲同志的姓名，认真地记下了这位同志的容貌，郑重地把臂章放在了上衣口袋，又缓缓地向前爬去。她轻声地说：

“同志，安息吧！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要回到自己的部队，继续高举着红旗前进！”

在一个弹坑边，她停住了。疼痛，饥渴，过多地失血，使她几乎不能动弹。她躺在弹坑边上，那只旗角又在她眼前飘动着，慢慢地，她想到了另一面旗，那是一面信号旗，也是鲜红的。

那是在四天四夜的反复争夺战之后，军部早已被打散了。文婷和机要科的几位同志隐蔽在一片灌木林中。敌人的枪炮到处爆响着，山谷中到处是横飞的弹片，呛人的硝烟，国民党军队象蝗虫一样压了过来，他们的狗牙旗在山上到处刺眼地晃动着。“同志们在哪里呢？我们该向什么方向突围呢？”她多么希望力量的支持。忽然，在她近旁的山头上，一面红色的信号旗，绑在三八步枪的刺刀上，被高高地举起。一位同志摇动着它，大声呼喊：“同志们，我们的红旗永不倒，挺起胸膛，继续战斗啊！”

看到红旗，文婷紧了紧背上的电台，向山上跑去，许多同志也都握着武器向山上汇集。这红旗给了人们无穷的力量。密集的子弹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一群群敌人

在他们面前倒下，一面面狗牙旗化成灰烬。而我们的红旗，还迎着迷漫的硝烟，飘扬在山头上。可是，那位同志已经倒下了，他的手仍然紧紧地握着那支步枪，靠在树枝上，血染的信号旗在刺刀上飘动着，就象他的心脏还在跳动着，还在继续战斗……

想到这里，她涌出了热泪，这不是悲伤，也不是恐惧，这是对牺牲同志的悼念，也是她离开同志们后对首长和同志的想念。

她掏出刚才从牺牲同志身上揭下的臂章，深情地望着：血染着的“新四”二字，在她眼前成了滚滚东进的铁流。她闭上了眼，似乎看见了贴满抗日标语、一片歌声的革命根据地；看见了准备集结渡过长江的新四军；看见了机要科的同志一张张熟悉的脸，她高兴地含泪笑了。“同志，我多么想你们啊！我一定要回到你们身边。”她抱着坚定的信念，又开始了艰难的爬行。

月亮升起来了，闪烁着的星星在月色中淡了下去。周围的一切变得清晰起来。文婷眯着双眼，望着战场，一幅悲壮的景况，使她的心震得发颤了：有的同志，圆睁怒目，手里还紧攥着手榴弹的木柄；有的扑在敌人身上，双手还紧紧地扼着敌人瘦长的脖子；有的把刺刀插进敌人胸膛，自己身后也插进了匕首。他们是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跟敌人在搏斗着啊！文婷望着他们，似乎觉得他们会爬起来，精神抖擞地整好衣帽，拿起武器，重上战场。

惨淡的月光，倾泻大地，周围一片宁静。眼前，只有一群壮烈牺牲的同志，静静地躺着，只有她——一个身负重伤的新四军战士。伤口的疼痛，满腔的怒火，交织着，使她浑身剧烈的抖动着：我一定要活着回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控诉这伙引狼入室、专搞反共磨擦的卖国贼的罪恶行径，一定要重返抗日前线。回去，一定要活着回去！滴水归大海，只有回到同志们中去，回到革命队伍里，回到党的怀抱，才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她，又开始爬了，不是爬，而是移动着，不屈地移动着。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躲到浓云后面去了，天上下起了淅沥的小雨。她仰起脸，让雨水洗刷着脸上的血迹，张着嘴巴贪婪地承受着比蜜还甘润的雨水。她感到体力在慢慢地恢复着，她又不顾一切地爬动了。棉衣湿了，冰冷而沉重地箍在身上，伤口在雨水的刺激下，象无数的针头在痛戳着。雨，滴达滴达地敲打着石块、荒草、树叶。她听着，听着，恍惚觉得这是“嘀嘀哒哒”的电键声！“呵，延安！毛主席！几天前我还亲手向党中央发出了军长拟好的电文：万恶的蒋介石，不让我们抗日，想消灭我们，可是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呵！她喃喃地说出来了，年青的心被仇恨燃烧得发痛了，“我要冲出去，我要用电键向延安汇报我们的战斗！”“嘀——嘀哒”，“嘀——嘀哒”，这是延安的呼叫呵！蒙胧中，她觉得自己是坐在电台前，毛主席、党中央发来的电文在她手下一组组清晰地写了下来。她译好电文，送到叶挺军长跟前，军长读着，激动地望着大家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信任我们的……”军长哽咽了，泪珠掉在电文纸上，他在屋子里走动，象对自己，也象对同志们说：“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要坚决战斗下去，现在从我开始到每个炊事员、饲养员，都要用生命来与卖国贼战斗。”

她的双眉拧在一起，牙齿紧咬着下唇：“军长，我会用

生命来战斗的！”她双手抓着荒草，烂泥，石块，艰苦地移动着。她总觉得，那飘动的红旗一角，那步枪上的红色信号旗，那鲜血染红的臂章，一直在前面引导着，不断扩大着，最后变成无数面的红旗，插遍了祖国大地。她幸福地笑了，在那红旗中，也沾染着自己的鲜血。在新中国建立后，她将继续使用她的电台，向毛主席、党中央拍发一封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捷报电文，继续用她的鲜血，保卫祖国美好的河山。这时，她仿佛听到耳边有一种遥远而又雄壮的歌声：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她向四周望着，四周只有白茫茫的雨幕，和透过雨幕依稀可见的同志们的遗体，这歌是从她心里发出的，她用心声唱着：

……………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她爬远了，前面是峰峦嵯峨的苍莽大山，身后是一道深深的、和着血的泥沟，蜿蜒在山谷里……

闪光的青春

孙得俭

—

那是一九五一年秋天的一个拂晓。

朝鲜金山野战机场南端草地上，一辆通讯车里，志愿军空军某师对空台报话员徐燕，象绣花那样仔细地与空联司、团塔台以及数十架待战的歼击机，校准了波长。天色，渐渐地明亮了。她伸手关闭了发讯机，伸直腰肢舒了口气，两只手平平地擦了擦丰腴的面颊，忽听得一阵熟悉的歌声，从远处飘来：

浏阳河，
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

“雪鹰！”徐燕心中一阵暗喜，水汪汪的大眼，顿时明亮起来。她扬起双眉，目光迎向车厢门外。

晨曦中，一个健美的身影，伴着清脆的歌声，迳向对空台走来。她穿着草绿色的军衣，深蓝色的空军裤，乌黑的发

辫，随意掖在军帽里，一对亮晶晶的眼睛，闪动在红润的脸蛋上。这平素的装束，恰好衬托出她那美好匀称的身段，显得那样俊美俏丽。

浏阳河，
弯过了九道弯，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

那带有浓郁的湖南乡音的歌儿，不住地打高雪鹰的心窝里涌出来。她甩着双臂，活象一只百灵鸟儿，飞翔在那高爽的秋空，周身闪射出青春的光辉。看着她，徐燕就想到了春天，那莺歌燕舞的春天。

徐燕和雪鹰是一九五〇年相识的。那时，徐燕从华东军大，高雪鹰从野战医院，几乎同时来到三野通讯学校。她俩分配在一个队、一个班，又紧挨身地睡在一个地铺上。徐燕今年二十岁，是福建福州人，妈妈在旧社会是给人洗衣、做佣人的家庭妇女，爸爸是小学教员。今年四月十一日，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侵朝战争罪犯麦克阿瑟滚下台的同一天，美国侵略者竟派出二百多架飞机侵袭我福建沿海领空，并悍然在福州市扫射我和平居民，致使徐燕的父亲中弹去世了。高雪鹰是湖南浏阳东乡人，今年才十八岁。爸爸高磊是老红军，妈妈真姑是红色政权女子联合会长，在白色恐怖时期惨遭杀害。而雪鹰的养母秀菊——一位野战医院的院长，在胶东大沙河畔，为了掩护遭受空袭的伤员，也被美制蒋机夺去了生命。相似的遭遇，共同的命运，把两颗少女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使她俩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

“雪鹰——”

“哎，”高雪鹰加快了步子，转眼来到跟前。她举步登上车梯，爽快地说：“交班，开路。”

“瞧你这股欢喜劲儿，又逢到什么好事了吧？”徐燕故意坐着不动，用那双细长的眼睛，打量着雪鹰。

雪鹰紧挨着徐燕坐下，嘻嘻地笑着说：“夜里，我做了一个好梦……”

“什么梦？”

“你猜？”雪鹰歪着脸，盯住徐燕的眼睛。

“回到了可爱的家乡？”

雪鹰摇摇头。

“那……对志愿军战士来说，什么才算好梦？”徐燕颀眉寻思了一会儿，忽然恍然大悟，笑道：“噢，梦见了祖国！”

“喂——”雪鹰深情地拖长着声音应了一声，顺手搂住徐燕，俯在她的耳边，甜甜地说道：“我梦见抗美援朝胜利啦！咱们奉命回国接受毛主席检阅。国庆节那天，北京的天气好极了，连一丝儿云影都没有呢。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红旗、人海，毛主席，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就站在城楼上不住地招手哪！咱们师的飞机，九架、九架地编着整齐的品字队形，一队、一队地飞过了天安门上空。也不知怎么搞的，我也飞上了天！飞呀，飞呀，一下落到毛主席、周总理中间。毛主席握着我的手，慈爱地笑道：‘你回来了。’周总理也朝我亲切地笑着，我高兴得什么似的，竟急得说不出话来。这一急呀，咳，就醒啦。”

雪鹰谈得这么醉心，致使徐燕那沉静的面孔也溢满了兴奋的微笑：

“这真是一个幸福的美梦！”

雪鹰笑道：“但愿这一天早日来到……”

这时，通师指挥所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雪鹰抓起话筒，应道：“喂，我是对空台……是，是！”她放下话筒，面色严肃地对徐燕说：“师指挥所通往联司的电话线路断了，师长要我们台确保联络畅通。你快去吃饭，上午来加班。”

徐燕刚走，收信机就传出了紧急呼叫声：

“北京，北京，我是平壤，请你立刻出动一辆汽车到3号地区去接八只小猪！”

“战令！”高雪鹰惊喜地喊出声来，她一手打开发讯机，一手摇通电话：“师长同志，联司令我师立刻出动一个团，到3号空域迎击八架F—86！是！已经开好了，请下令吧。”说罢，伸手按动了发讯机高压电钮，霎时“嗡”地一声，整个车厢里响起高师长共鸣很强的话音：

“023，开车！”

……

“023，注意保持队形，追击！北京。”

“023明白。”

正当我强大机群追歼败敌之时，在空战屡遭打击的美国侵朝空军挑选了四个老奸巨猾的飞贼，趁拂晓天黑，鬼鬼祟祟窜出魔巢，超低空沿朝鲜西海岸飞行，逃过了我方雷达监视网的搜索，暗暗地向我空军一线机场金山奔袭。它们从海上入陆，飞至青云岗后，便骤然爬高，三架敌机抢占有利高度，实施封锁手段，另一架象鱼狗般绿莹莹的F—86，几乎是悄然无声地沿山脊滑翔下来，对准机场南端的几部电台车，进行低空射击。猛见火光乱跳，继而一阵连续的嘎嘎声

滚过草地，高大的对空指挥台顶盖立时炸开几朵白色的火花。车厢里，正在聚精会神做通话记录的高雪鹰，突然觉得一阵剧痛穿过脊骨，右胳膊随即慢慢地垂下去。她上身向后仰起，额头暴出大粒大粒的汗珠，殷红的血，从右臂的伤口中迸涌出来。她眼前一阵发黑，便仰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叮铃，叮铃……”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响，把身负重伤的高雪鹰从昏迷中催醒了。她仰倒在血泊里，脸上褪净少女的红润，纸一样惨白。她感到自己被一种粘糊糊的东西，胶在地板上，动弹不得。随着知觉的恢复，刀割一样的剧痛又折磨起她来。

“叮铃叮铃叮铃……”电话铃声更激烈地响着。铃声就是命令，高雪鹰挣扎着，左手使尽平生之力支撑起身子，艰难地抓起话筒，只听师指挥所火急地喊道：

“对空台，对空台！快把发讯机打开！快把发讯机打开！”

高雪鹰顿时忘掉了削骨刮肉般的痛苦，她抖擞精神，圆睁两眼，急忙检查发讯机。只见发讯机的高、低压指示灯，一红一绿地闪烁着，嗡嗡嗡地轰鸣，如同发怒的老人。高雪鹰当即判明这是发讯机断了输出线的缘故。她眨了眨长睫毛，目光迅速地扫视着周围，啊，不好！发讯机通向指挥所的遥控线，被敌机打断了，那断线就搭拉在机器下面的地板上。

高雪鹰心中不禁大惊，遥控线——这是连接天空与地面的命脉线啊！断了它，天上的飞机就似蒙了眼睛的猛虎雄鹰，那将会遭到什么样的损失啊！

在这一发千钧的节骨眼上，高雪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